

## 庵埠村名谐音改字散论

陈传佳

(潮安县龙溪中学 高级教师 潮安, 515638)

村名有历史的稳固性,许多古村名现在仍继续使用,但也并不都是一成不变的。村名的改变有多种形式,其中有一种是采用谐音改字的方式来变更的。下面举潮安县庵埠镇为例试作说明,并由此探讨潮汕文化的某些内质。

庵埠镇现有31个行政村,其中有许多曾更改了村名,而用谐音方式改字的竟有11个之多,占了总村数的35%以上。谐音是一种修辞手法,它借助字词的音相同或相近,把原来的字改掉,使人读起来声音依旧或者差不多,可是细研字义,意思却不相同。

村名谐音改字,是并非仅仅从语音、词汇、修辞等角度就能讲得清楚的问题,它跟社会因素、文化传统、心理观念等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因此,研究这种现象不只是对语言学,而且对历史学、社会学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### 一、谐音改字村名及其语音、语义简述

1. 崎坎 [kia<sup>1</sup> k'am<sup>1</sup> v]① → 大鉴 [tai<sup>1</sup> kam<sup>1</sup> v] (1547年)② → 大千 [tai<sup>1</sup> kaŋ<sup>1</sup> v] (1959年) → 大鉴 (1983年)。

崎,《广韵》:去奇切,平支溪。溪母

字潮州话多读[k']和[k],如:气、劝、孔、靠、枯、窥。支韵字潮州话多读[i],如:戏、义、是,也有读[ai],如:知、崖、醺。坎,《广韵》:苦感切,上感溪。感韵字潮州话多读[am],如:耽、撼、髡。

大,《广韵》:徒盖切,去泰定。定母字潮州话多读[t],如:但、佃、投。泰韵字潮州话读[ai],如:奈、沛、赖。鉴,《广韵》:古衔切,去鉴见。见母字潮州话多读[k],如:记、广、经,也有[k'] [k]二读的,如:企、枯、家。鉴韵字潮州话有读[am],如:监、谗、阉。

从《广韵》可以看出,在中古“崎”除了可读[i]外,还可以读[ai];“大”读[ai]。“崎”改为“大”,声不同,韵相同。“坎”和“鉴”声相同或相近,韵相同。

崎坎村东临韩江,地势较高,因而以“崎坎”为名。先为几户乞丐居住,后陈氏迁入,成为主姓。相传后来因被嘲为乞丐乡而易名为“大鉴”。大鉴,即大明、亮光四射。

从“大鉴”改为“大千”,反映了另一种语言现象。“鉴”读[kam<sup>1</sup> v],“干”读[kaŋ<sup>1</sup> v],潮州话韵不相同;但庵埠话缺[-m], [-m]一律读[-ŋ],“鉴”与

“干”庵埠读音皆为[kag<sup>1</sup>],所以村人认为只改字,不改音。“大千”,是“高举三面红旗,大千社会主义”的意思。

2. 郭陇[kue<sup>2</sup>·l<sup>1</sup>leŋ<sup>1</sup>]→凤廓[hog<sup>1</sup>kuak<sup>1</sup>·l<sup>1</sup>](1655年)→郭陇(1661年)→凤廓(1898年)→郭陇(1914年)→凤廓(1935年)→郭陇(1952年)。

郭,《广韵》:古博切,入铎见。廓,《广韵》:苦郭切,入铎溪。见母字潮州话读[k] (参看“崎坎”条),溪母字潮州话读[k'] [k] (参看“崎坎”条)。铎韵字潮州话多读[ok] [o<sup>2</sup>]等,读[uak]的较少,如:博、获、镬。现今潮州话“郭”读[kue<sup>2</sup>·l<sup>1</sup>],是否反映了一个语音现象:中古“郭”“廓”韵母均应为[uak],后来在成为现今北方话的[uo]之前,有一个[ue<sup>2</sup>]的过渡?

郭陇的“郭”为该村主姓,“陇”是潮汕地区村名常用末字(下文再作简介)。“郭陇”改“凤廓”,因其地相传为风地,取其吉祥义;“廓”与“郭”均有“外城”之义,在此除谐音外,还有义同借用。

3. 下路[e<sup>1</sup>lou<sup>1</sup>]→霞露[hia<sup>1</sup>lou<sup>1</sup>](1854年)→下路(1955年)→霞露(1987年)。

下,《广韵》:胡雅切,上马匣。匣母字潮州话可读零声母,而多读[h],如:怀、或、户。马韵字潮州话可读[ia],如:野、冶、且。路,《广韵》:洛故切,去暮来。来母字潮州话多读[l],如:料、列、力。暮韵字潮州话有读[ou],如:渡、兔、沽。

霞,《广韵》:胡加切,平麻匣。麻韵字潮州话多读[ia],如:畲、奢、加。露,《广韵》:洛故切,去暮来。声韵调皆与“路”同。

“下”改“霞”,声韵同,调不同;“路”改“露”声韵调皆同。

下路是古时上潮州府官道经过之处,下路是下官路省称(庵埠韩江边有上官路);一说是该村地势低,南面和北面溪流因海潮上涨溪水常流入村中,故称为下路。“下路”改“霞露”,取“光彩润泽”之意。

4. 溪头[k'oi<sup>1</sup>t'au<sup>1</sup>]→开濠[k'ai<sup>1</sup>hau<sup>1</sup>](1898年)→溪头李[k'oi<sup>1</sup>t'au<sup>1</sup>li<sup>1</sup>](1958年)→开濠(1983年)。

溪,《广韵》:苦奚切,平齐溪。溪母字潮州话可读[k'] (参看“崎坎”条)。齐韵字潮州话多读[i],有读[oi],如:齐、题、鸡,也有读[ai]的,如:脐、西、犀。头,《广韵》:度侯切,平侯定。定母字潮州话多读[t] (参看“崎坎”条)。侯韵字潮州话多读[au],如:偷、沟、欧。

开,《广韵》:苦哀切,平哈溪。溪母字潮州话可读[k'] (参看“崎坎”条)。哈韵字潮州话多读[ai],如:该、栽、台。濠,《广韵》:胡刀切,平豪匣。匣母字潮州话多读[h] (参看“下路”条)。豪韵字潮州话多读[au],如:毫、劳、敖。

从《广韵》可知,“溪”改“开”,音相近,甚或可能相同,在100多年前,“溪”可能读[k'ai<sup>1</sup>]?“头”改“豪”,音相近。

溪头因有溪流横过其西北而得名,改为“开濠”,也因其溪池环绕如濠堑。溪头村原有三姓,称溪头郑、溪头蔡、溪头李,1904年筑潮汕铁路,路东溪头李自成一村,称溪头李。

5. 马陇[be<sup>1</sup>leŋ<sup>1</sup>]→茂龙[mo<sup>1</sup>leŋ<sup>1</sup>](1898年)。

马,《广韵》:莫下切,上马明。明母字潮州话多读[m]、[b],有的有二读,如:

模、慢、马。马韵字潮州话多读 [ia], 有读 [a], 如: 把、笆、玛。陇, 《广韵》: 力踵切, 上肿来。来母字潮州话多读 [l] (参看“下路”条)。肿韵字潮州话有读 [eŋ] 的, 如: 种、重、涌。

茂, 《广韵》: 莫候切, 去候明。候韵字潮州话多读 [au], 也有不少读 [ou], 如: 逅、构、偶。龙, 《广韵》: 力钟切, 平钟来。来母字潮州话多读 [l] (参看“下路”条)。钟韵字潮州话多读 [oŋ], 也有读 [eŋ], 如: 供、春、松。

由上可知, “马”改“茂”语音相差稍大; “陇”改“龙”, 声韵相同, 调不同。

茂龙村主姓为陈, 改“马”为“茂”, 似乎有意避开以为主姓为马的误会。“马陇”改“茂龙”, 改得较巧妙, 除了取兴旺发达之意外, 易“陇”为“龙”, 字形结构去掉“阜”, 另扣承古意, 庵埠古称龙溪, 龙溪出茂龙, 其意深远。

6. 潘陇 [p'uaŋleŋ] → 攀龙 [p'aŋleŋ] (1898年) → 潘陇 (1914年) → 攀龙 (1935年) → 潘陇 (1952年)。

潘, 《广韵》: 普官切, 平桓滂。滂母字潮州话有许多读 [p'], 如: 皮、朋、跑。桓韵字潮州话多读 [uaŋ]、[ua], 读 [ua] 的, 如: 官、般、欢。陇, 《广韵》: 力踵切, 上肿来 (参看“马陇”条)。

攀, 《广韵》: 普班切, 平删滂。删韵字潮州话多读 [aŋ], 如: 菅、奸、颁。龙, 《广韵》: 力钟切, 平钟来 (参看“马陇”条)。

“潘陇”改“攀龙”, 取吉祥之意。潘陇相传为凤地, 已有“附凤”之意, 改为“攀龙”, 意即“攀龙附凤”, 表示能像龙一样飞黄腾达, 像凤一样流光溢彩。

7. 刘陇郭 [lauŋleŋkue? .l] → 溜陇

[liuŋleŋ] (1898年) → 溜龙 [liuŋleŋ] (1952年)。

刘, 《广韵》: 力求切, 平尤来。来母字潮州话多读 [l] (参看“下路”条)。尤韵字潮州话多读 [iu], 如: 忧、邮、留, 也有读 [au], 如: 矛、留、流。陇, 《广韵》: 力踵切, 上肿来 (参看“马陇”条)。

溜, 《广韵》: 力救切, 去宥来。来母字潮州话多读 [l] (参看“下路”条)。宥韵字潮州话多读 [iu], 如: 蹂、首、右。龙, 《广韵》: 力钟切, 平钟来 (参看“马陇”条)。

“刘”改“溜”, 潮州话声相同而韵不同, 而官话(文读)声韵相同, 读 [liu], 这是官话的谐音。

刘陇郭主姓郭, 是元代从郭陇迁入的, 原属刘陇, 到了清末, 郭氏已蕃衍发达, 自成一村而不依附刘姓, 不用其姓为村名, 因而改字。进而“溜陇”改为“溜龙”, 希求更兴旺发达。

8. 桥边 [kieŋpiŋ]、上林 [tsioŋlim] → 乔林 [k'ioŋlim] (1914年)。

桥, 《广韵》: 巨娇切, 平宵群。群母字潮州话多读 [k], 如: 旧、件、局。宵韵字潮州话有读 [ie], 如: 庙、赵、蕉。

乔, 《广韵》: 巨娇切, 平宵群。群母字潮州话有读 [k'], 如: 侨、其、狂。宵韵字潮州话有读 [iou], 如: 消、朝、飘。

桥边、上林二村主姓林, 民国初年合并为一村, 改为“乔林”。“乔”取自“桥”的谐音。两字中古同韵同声, 但在潮州话韵母有所不同, 只是相近。不过改字时国语语音相同, 读为 [tɕ'iauŋ]。现在用潮州话朗读古诗词, 因叶韵故, “桥”仍常读“乔”音。

改“桥”为“乔”，有几点可以谈一下。其一，“桥”是形声字，原意为桥梁，“木”形“乔”声。“乔”是“高”的意思，取其意义。《说文》：“乔，高而曲也。从夭，从高省。”树干直立，上端树冠蔓延旁枝叶，正是“高而曲”的意义。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：“伐木丁丁，鸟鸣嚶嚶，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”其二，“桥”可通“乔”。清·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·小部》：“桥，假借为乔。”《诗经·郑风·山有扶苏》：“山有桥松，隰有游龙。”陆德明释文：“桥，本亦作乔。王云：‘高也。’”“桥”改“乔”，似改而实未改。其三，“乔”有升迁之意，合村而为一，取其喜庆美好之义。其四，也是最主要的，以“乔”饰“林”，于字面辞通意畅，于林姓取其向上发达，蓬勃兴旺之意。

9. 尾乡 [bue\h iō\] → 美乡 [mui\h iō\] (1935年)。

尾，《广韵》：无匪切，上尾微。微母字潮州话多读 [b]，如：鹭、芫、味。也有读 [m]，如：晚、网、物。尾韵字潮州话多读 [ui]，如：菲、伟、卉；也有读 [ue]，如：味、洄、慰。“尾”白读为 [bue\]，文读为 [mui\]。

美，《广韵》：无鄙切，上旨明。明母字潮州话多读 [m]（参看“马陇”条）。旨韵字潮州话多读 [i]，也有读 [ui]，如：轨、水、来。

“尾”改“美”，声韵调皆相同。

尾乡主姓陈，先祖从亭下村迁入，因是庵埠“四乡陈”最迟创村的，所以称“尾乡”。“尾乡”改“美乡”，取其茂盛美好之意。

10. 亭下 [teŋ\ e\] → 亭厦 [teŋ\ e\] (1987年)。

下，《广韵》，胡雅切，上马匣。匣母

字潮州话有读零声母的，如：胡、完、划。马韵字潮州话有读 [e] 的，如：哑、姐、夏。

厦，《广韵》：胡雅切，上马匣。声韵调同“下”。

亭下主姓陈，先祖南宋时从福建迁入。昔黄姓先在此居住。有一黄员外在村里建一雨亭，陈氏成族建祠于雨亭附近，故取名亭下。《说文》：“厦，屋也。从广，夏声。”改“亭下”为“亭厦”除了避“下”外，以表示“高大屋子”意思的“厦”与“亭”结合，还寓有“基业广大无量”的意思。

11. 下吴 [e\ gou\] → 厦吴 [e\ gou\] (1987年)。

下，《广韵》：胡雅切，上马匣（参看“亭下”条）。

厦，《广韵》：胡雅切，上马匣（参看“亭下”条）。

下吴主姓吴，因地势低下，故取名“下吴”。改“厦吴”避“低下”之嫌。

## 二、谐音改字语言简析

1. 字音 上面所举的无一例外采用了谐音改字，谐音改字 11 个村，共改了 14 个字，改字的语音根据主要是潮州话，其中 9 个字用潮州话改动，或相同，或相近：崎、坎、郭、溪、头、马、陇、下、路，5 个字用官话（文读）或国语改动：潘、刘、桥、尾、下。即使用官话或国语改动，潮州话读起来也很相近，不易混淆。

2. 字形 善用形声字特点改字，这是改字之人所着重考虑的。汉字声旁相同，语音也相差不远，谐音改字先从同声旁中寻找合适的字，这是一条快捷可行的途径。共有 4 个字利用形声字特点更改：

郭、陇、路、桥。

3. 字义 改用之字意思都比原字好,具有一定的内涵,字义的取向是:兴旺、美好、发达。这符合全体村民的愿望,容易被不同阶层所接受。

### 三、谐音改字皆出自乡绅文士之手

从第二部分可以看出改字人在尊重潮州话的前提下也用文读改字,这明显是文人所为;再者,所选之字均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,不产生歧义,不易被人歪曲而生贬意;另外,改字人或主持改字之人应是在村中有一定地位的人。例如,桥边、上林合二而为一村并改名乔林,就是由乡绅林纯儒所倡导、主持的。这也显示了乡村士绅的力量之大是不可忽视的。

### 四、谐音改字历史悠久

从第一部分可以看出,庵埠村名谐音改字古已有之。从 400 多年前“崎坎”改“大鉴”以来,陆续都有村名谐音改字。这也反映了汉民族喜欢地名谐音改字的历史。《史记·张耳陈余列传》:“汉八年,上从东垣还,过赵,贯高等乃壁人柏人,要之置厕。上过欲宿,心动,问曰:‘县名为何?’曰:‘柏人。’‘柏人者,迫于人也!’不宿而去。”这可能是第一例把谐音改字与地名联系起来?古籍记载的地名谐音改字之例数不胜数。例如,信安县,本是后汉的新安县,晋朝改名为信安县。“新”改“信”,谐音改字。又如,山丹县,汉代为删丹县,后魏改称山丹县。“删”改“山”,谐音改字。

### 五、谐音改字中的“龙”

值得专门一谈的是 11 个村改字,其中竟有 3 个村用了“龙”字。正如第二部分所说的,用“龙”替换“陇”,首先一个是凭借形声字特点改字。“陇”是潮汕地区村落名字的常用末字。“陇”同“垄”,是“高丘”的意思。南朝·齐·孔稚珪《北山移文》:“及其鸣驺入谷,鹤书赴陇。”明朝·徐弘祖《徐霞客游记·滇游日记四》:“其内桃树万株,被陇连壑。”此二例皆“陇”同“垄”。潮汕地区村落多用“陇”,这有其地理原因。距今 2000 多年前,全新世海进的海水后退,海岸轻微上升,受第三列岛丘阻挡,韩江带来的大量泥沙堆积,形成了韩江平原,其中有不少地势较高的冲积堆,称为“垄”,成为潮汕先民居住、耕作之地,称之为“陇”。“龙”可通“垄”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:“人亦孰不欲求富贵?而独于富贵之中,有私龙断焉。”朱熹注:“龙,音垄。龙断,冈垄之断而高也。”

庵埠古称龙溪,“马陇”改“茂龙”,“潘陇”改“攀龙”,“溜陇”改“溜龙”,除了取“陇”之声旁外,还与“龙溪”一名紧密关联。龙溪所出之龙,乃得水之龙,更能潜渊戏水,腾云驾雾。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龙图腾的崇拜心理。

地以“龙”命名,至少在 2000 多年前就有了。《春秋·成公二年》:“齐伐我北鄙。围龙。”杜预注:“龙,鲁邑,在泰山博县西南。”自春秋以来,历代有许多地名嵌入“龙”。《中国古今地名辞典》所收录的首字带“龙”地名就有 362 条之多,仅以“龙溪”命名的就有贵州铜仁县的龙溪口、四川平武县的龙溪堡、广东台山县的龙溪墟等若干处(潮安的龙溪都未载,

龙湖墟有载)。

村名谐音改字,可以说是一项艺术生产活动,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,它直接反映了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基本态度,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,它把主体的思想、情感,也把人对时空的理解用语言表现出来。这种属于具体文化体系中的观念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,“陇”改“龙”,最突出的是传统观念所起的作用。对古代文化传统继承的心理倾向是一种求承心理。

甲骨文中就有“龙”这个字,《说文》:“龙,鳞虫之长。能幽能明,能细能巨,能短能长,春分而登天,秋分而潜渊。”这是传说中的神异动物。《礼记·礼运》:“麟凤龟龙,谓之四灵。”根据远古的神话传说,伏羲、女娲是一对巨大的龙蛇,炎帝是因为母亲感应神龙生下来的,轩辕黄帝是人面蛇身,黄龙体。

大概是因为炎帝和黄帝都跟龙有联系,炎黄子孙也就成了“龙的传人”;龙成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崇拜物,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。同时,龙被赋予神圣、高贵、吉祥、欢乐的内涵。这就无怪乎人们喜欢用“龙”来给地方命名。

## 六、谐音改字表现了一定的政治心理

村名谐音改字有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。例如,“大鉴”改为“大千”,就带上浓烈的政治色彩,它非常直接地反映特定时代的政治因素。1958年,正是高举三面红旗,大千社会主义的时候,“大千”一名选取了适合当时的政治气氛,又是人们最为关注、最熟悉的、认为最时髦的字眼,非常明显地打上了政治烙印。出于政治需要而改地名,在潮汕地区不乏其例。例如,潮安县彩塘镇的“旗地村”改为

“红旗村”。又如,揭东县地都镇的“陇上村”改为“军民村”。在古代也有出于政治目的而改地名的。如东汉王莽夺位后,为了摆脱政治危机,逼使人民顺从新朝,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大规模变更西汉的郡名。

这是地名变更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心态和求新心态。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个时代的政治废立、政治风云,也可以窥视到一个时代的人追求新鲜潮流的倾向。

## 七、谐音改字反映了求雅心态

在庵埠村名谐音改字中,几乎没有一个是为了官方行政需要的,均是出自村民的民间改字。而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村名是因原名太俗太土的缘故,特别是带“下”、“尾”字的更明显。它的更改,反映了民众的求雅心态。

早期村名的确定,大概是出自民间,比较直观坦率,或即景取名,考虑不周,有点“文不雅驯”。求美改村名,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,人们在满足了生理需要之后,才追求包括村名在内的其他方面的美。当乡村兴旺发达,村民文化素质提高时,文人雅士也就要给村名换一个雅称了。在潮安县,村名“下”改为“厦”,“尾”改为“美”的遍处皆有。例如,彩塘镇的“水尾”改“水美”,浮洋镇的“下里尾”改“厦里美”,东风镇的“沟尾”改“沟美”。这些大抵都出于求雅求驯的缘故。

## 八、谐音改字反映了血缘宗亲关系

在谐音改字的11个村名中,郭陇和潘陇这两个村的村名更改后又用原名,多

次反复,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,这两个村原村名、更改名反复使用,而最终仍用原村名,都与姓氏有关系,它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一个问题:血缘宗亲关系具有强盛的生命力,它现在仍在潮汕地区发挥着巨大威力。

中国人十分重视血缘宗亲关系。潮汕地区的广大乡村大多是移民创建的。移民大都同宗同乡相聚,形成了血缘聚落。这种聚落常是一姓占多数,该村村名即常冠以大姓姓氏。在这一方面,庵埠很有代表性。在31个行政村中,以姓氏命名的有郭陇、莫陇、薛陇、刘陇、潘陇、庄陇、林厝、乔林、厦吴,共9个村。

“郭陇”改“凤廓”,“潘陇”改“攀龙”,这反映了向往美好、吉祥、昌盛的心态,但最终抵御不了氏族观念的威力,恢复原来的以姓氏为村名,村民们还是乐于用村名作宗族的标志,这是一种强烈的宗族观念。

## 九、谐音改字不意味原村名停止使用

村名谐音改字,并不意味原村名便停

止使用,实际上口语与书面语两者并用,新旧名同时存在;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据某种原因作有意识的选择。村名称呼的选择主观性强,明显受到人的意识的控制,其中最突出的是心理定势的作用。在书面语,特别是正式场合中多用已改字的村名,而口语中则使用原有村名。原始的村名在实际生活中使用频率高且有长远的生命力。这说明村名的保守性和稳定性。

一个乡村在社会上显示它的地位,总是以这个乡村的命名为开始的。如果说一个乡村在社会上显示它的作用,是这个乡村的人群实践活动的结果,那么乡村的命名则更多地体现了这一人群的主观意识活动,而对村名作谐音改字,则是这一主观意识活动更进一步的升华。在这个活动中表出的语言现象,溶进了多种多样的感情色彩,渗入了丰富多采的文化因素。因此,探讨乡村的命名、改名的过程是一种有趣的语言、文化溯源。上文通过对庵埠一镇的村名谐音改字的简析、探讨,以期能达到对潮汕地区村名谐音改字这一现象的了解,进而更好地理解潮汕的语言现象和文化内质。

① 第一个写法是传统上的口语称法。注音用原声调。

② 清代以前的为下限年阶,民国以后的为准确年阶。